

民間文
學講座

民歌在文學上的價值

李白英

『這些歌決不是編出來的；牠們是生出來的，牠們從空中落下，如像晴靄一樣，飛到地上，東一飛，西一飛，各地方的人同時都唱起來。我們自家的工作和苦惱都含在這些歌中；就好像我們都幫着他們做出來的一樣。』

——（施篤姆）

上面一節小引，是德國大抒情文學家施篤姆氏，在他的傑作茵夢湖中頌讚民歌的價值的。

在民俗學的科目裏，固然有很多方面的，但民俗學中的資料，要在文學上佔最大的價值的，就只有推民歌一項了。

在這一篇裏，我們並不論及民歌的各種分類等；也不是措論普遍的民間文藝，我們只講民間文藝中的民歌一項。因為只有民歌在民間文藝的領域裏是最為廣大，而其在文學上的價值，也只有民歌實能佔其最光榮之一頁。

一 不朽的藝術

周作人氏在自己的園地裏論及民歌，分爲（一）情歌；（二）生活歌；（三）滑稽歌；（四）敘事歌；（五）儀式歌；但上列五項，在民歌的數量上，是以（一）（二）兩項最多；因為人們的生活最大的只是兩方面，性愛與食物；自來人間的生活事件，也只有這兩項事件，才能轟轟烈烈的在世界上掀起波浪，在歷史上劃出痕跡；自來有價值的文學作品，也只以對於愛與食的歌頌咏歎而才得不朽的榮名。無論在古今未來，只有詠歎生活與性愛，才能成爲不朽的大藝術品，民歌也是如此。

『藝術有三種要素，一是表現自己，二是表現時代精神，三是表現永久的實在性。這三種是藝術的本質，是屬於不限個人與時代的共同精神，具有普遍妥當性的，藝術倘若祇有前二種要素，則不過取得一時的風行，惟第三種要素，其價值乃能待千百年之後。』——（倪貽德，藝術漫談，）

上面所云，『永久的實在性』，當然是指寫着生命的中心活動『生活與性愛』的事件了；而民歌實具有這三種要素，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牠是一種完美的藝術品。

二 性愛的咏歎

「啊，這愛的力量啊，當他於大地發酵時，正是這樣的，楊柳抽出綠芽，桃花弄着顏色——尤其是在青春的溫帶，在中國說是溫暖而如花的江南吧，那臉上泛着紅霞的成羣的少年男女在春野行走而且歌唱，那歌聲啊，是青春的愛

與力，讚美春，讚美肉，讚美遊戲，讚美親吻與擁抱；踐踏了父母的威權，撕破了人間善惡的面具，毀滅一切國家；只是一團赤裸裸的宇宙的灼熱的生命的春在大地上且歌且舞，……於此，我借着宇宙的生命，借着春，借着如花的江南，借着少年男女熱情而善歌的口，把這些春的歌，愛的歌記錄出來——這便集成了這本江南民間情歌，」——（李白英編江南民間情歌集序，）

於此，我們可以見到民歌是怎樣的表現性愛，表現的怎樣有力，而且美麗。又在李金髮編的嶺東戀歌集序裏，他說明少年男女怎樣用民歌來表示性愛，用爲誘情的媒介。

「男子們知道某姓的婦女在工作，遂三三五五結隊去遊山，隔遠便唱有意義極合地位的山歌，去引誘他們，女人們有意結交，便反口酬唱，迨愈行愈近，男子們便開始調笑，或強迫地摸撫其自然伸展的奶子，再放肆一點，他們就席地幹起他們所最願意幹的事情來。……歌中情緒之表現，是何等纏綿，

愛情何等真摯，環境何等可愛，有時是大詩人所不及的。……此即是民衆文化之結晶，……歌中尤其妙在如詩經中之興也，賦也的雙關語，惟其時在土語中絕妙的，而形諸筆墨，則反點金爲鐵了。……兩性的衝動，在歌中都有顯明和深刻的要求之表現，她們或遇人不淑，或家法森嚴，我們讀之如身受其苦。」這種強而有力的感動性，比別種文學詩歌小說，尤其來得厲害。「在有些聰明的女人，可隨口歌唱，恰合他們欲表示的情思，如七言詩之入韻，其辭句組織的妙麗，真有出人意料者，記得我當年於赤日停午，閒行於峯巒起伏間，輒聞悠揚的歌聲，飄渺於長林淺水處，個中快慰的情緒，和青春的悲哀，令人百思不厭也！」民歌是能達到這般地位，牠能和人們的生活融貫交流，打成一團，而且每字每句，每個表現的動作，不會離開實在的生活一步，文學上還有比民歌能更貼近人生，適合人生，爲力於人生的麼？這已夠使民歌在文學上佔得其一極高貴的位置，永不泯滅的價值。

陳穆如編的嶺東情歌集魯森堡序中說：「真的，現在我是這樣的想——如果人間真的有所謂『藝術生活』的話，那末，這就應該是其中之一種；如果人間真的有所謂『情詩』的話，那末這些口頭上唱的，充滿着跳動的靈感和肉感的民間情歌，就應該是情詩中之情詩了。」

又陳穆如序中說：「有時她們在壠畝之間，一面做她們的工作，一面低吟細唱，發洩她們胸中的苦悶。其材料的豐富，聲韻的自然，含意的蘊，和流傳的普遍，在民間文藝的價值上，實在算得居有重要的地位。這些情歌，有的許是大詩人所寫不出的，更有些簡直好過詩經中的情詩。……滿意的戀愛，歌中當然滿含着愉快，失意的戀愛，歌中就充滿了血淚。」

好的文學作品，是從生活裏鍛鍊出來的；所謂要產生藝術的作品，先必須有藝術的生活；人民生活於，工作於自然的美景之中，那些在田郊山麓工作着的青年男女，所唱的民歌，恰恰和他們自己生活的價值一樣，一樣地有價值，可寶貴。

我先已說過，最好的作品，莫不是爲生活爲愛情而咏歎，民歌中所有這麼大量情歌的產生，牠的基因莫非是根於此點罷了。

三 作者與唱者

青主在論民歌裏說，一個署名 R —— E 的德意志詩人的一首詩，把民歌的起源說得極爲親切有味，牠說：

山谷間的林泉颼颼作響，

風磨主人做出一首很好的歌；

獵人把它用音韻配好，

唱來是和林泉的風聲差不多。

他們兩個齊聲歌唱，

風磨的輪葉般動按拍，

林中的青松，溪邊的楊柳，

也自喜歡到了不得，

潺潺的流水亦起舞歡呼，

四面的屏山亦發出回響；

凡哀樂得到回響之處，

這就是民歌發源的地方。

「究竟那個風磨主人和那個獵戶是叫做什麼名字，我們早已調查不出來，而F他們創作成功的民歌，當時也沒有寫出來，就憑人們把它口傳到現在。」

除了這些本來的民歌之外，還有許多由詩的藝人和音樂的藝人創作成功的民歌。當這一類的作品做好了之後，必要近地的人們，覺得它確是足以代表他們那種自然的情感，然後，他們才喜歡把它歌唱，待到它在國內或附近的地域內得到普遍

的流傳，於是它亦足以當民歌稱號而無愧了。

這一類後來的民歌是出自音樂藝人之手，自然是樣樣的音樂原業，都很齊備，這就是說，不論聲調，節拍，和音，樂調，都是很正確，很優美。至於本來的民歌，則並沒有和音，祇有聲調，節拍，曲調。這樣，並沒有和音而能够創作成功的民歌，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祇有那些雖然是沒有和音，而其實却包含着許多和音的唱音才能够成爲民歌，這就是說，必要它唱起來，不但會人感覺愉快，而且一揚一抑，一高一低，並沒有違背樂理的地方，令人聽來，好像個個唱音都是飄揚在和音的海上，然後他才可以成爲一首民歌。

Schumann 告訴我們，『不論怎麼樣的民歌，你都要勤勤審聽，它是最美的曲調的源泉，你並可以因此認識各民族的特性。』根據這一段話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音樂，尤其是某一處的民歌，是絕無虛偽的，你可以從某一處的民歌，瞰進某一處居民的靈魂裏去，比別的一切探究方法，確實是簡便直捷得多。

但視，所謂民歌是最足以明白顯露出民族的特性，亦不過就那種由民族表現出來的氣象來說。你決不可以向五個的音樂中尋求。音樂是世界性的，但是，在音樂的世界性底下，到底是有各民族的特性存在。

如果我們祇求一首小小的民歌來說，那末，不論那一方的民歌，祇要它的歌辭和樂音是美是好，我們便可以把它當作是人類公有的樂歌，但是它的民族性，我們依然是可以說他是表現出來的氣象認識出來。除了這種由全首民歌表現出來的氣象之外，我們有時亦可以從它的聲調裏認識出它是在那一處產生。

不論那一處的民歌，祇要它是美是好，我們都可以拿來唱，正不必把它的民族性妨害我們的樂性。」

——青主（論民歌）

各地整千整萬的民歌，都是些不留名的作者的創作，這些創作的流傳，都是由大眾的意志來決定它的流傳或否，就是說，它的價值已為大眾所公認，公認它是能够代表大眾的思想和情感，所苦悶，所歡喜，總之，流傳的民歌，已經是為百，

千，萬人們所決認的藝術品。

陳穆如序嶺東情歌集裏說得好，「牠們不是憂國者的悲歌，牠們不是歡宴者的謳吟，牠們更不是歌頌功德者的曼唱；牠們乃是民間兒女的『行歌互答』，牠們乃是人間的青春期的結晶物。許多詩歌，許多散文，都是時間性的，時間一過了，牠們的光明也便熄闇了。唯有情歌却是永久長春的，不問地域，不問時間，牠們總是深藏在人類心底的，有人類一天，便有這些情歌一天。牠們是人類的最永久的遺產之一。』這可算是盛讚民歌到極頂了。因為民歌確是活潑潑有生氣的生命文學之寶庫啊。

四 反抗性與大眾性

周作人氏在歌謠篇裏說，「民歌作者並不因職業上的理由而創作，他唱歌，因

爲他是不能不唱，而且有時候他還是不甚適於這個工作。但是他的作品，因爲是真實地做成的，所以有那一種感人的力，不但適於同階級，并且能感及較高文化的社會。『人民感於生活的壓迫或舒適，性愛的追求等失意，他們是不能不唱。因爲在生活與愛情的海裏，他們有得意，也有失意，他們也遭社會——經濟的，禮教等等的——壓迫，他們自然而然在歌裏喊叫，發洩出來。民間十種曲序文裏說，『民間歌曲，絕非吟風弄月的詩文可比，牠所表現的，都是把現實的生活和男女的性愛衝激，赤裸裸地，真切地絕無掩飾的寫出來，爲當時社會裏一般道學先生們所不敢寫的，而民間歌曲的真價值，也就在這一點上面。——所以，我們可以說，民間歌曲是革命的先聲，牠把那屈伏於封建社會經濟壓迫之下的種種苦痛，大膽的叫喊出來。』又說，『無論怎樣的生活，總逃不了當時的社會制度，抵抗的或無抵抗的，總是在當時的社會裏所生的反應。在民歌裏所可注意的也就是這一點。』所以，民歌之中，所表現的，如因感到生活的苦痛而羨不衣不食自在逍遙的神仙。等表現或

媳，妓女，僧尼，流氓，江湖流浪者，乞丐，孤獨漢子，單身姐兒，私生子的拋棄，偷情，打胎，……等等，這些，都是表現人間許多受壓搾，畸形，變態諸種生活情形。一勺編的農村情歌的後序中說，『他們在封建社會社教束縛之下，性的不滿足，性的苦悶，使他們走向私情方面去，營他們的愛情生活，因而形成多量的情歌。並且，他們以一切的苦悶，都借情歌發洩，就是他們對於上流社會有不平之鳴，往往也出之於他們的情歌了。』一勺君對民歌的觀察，他覺得是（1）農村貧乏，即農村經濟低落。（2）因為受經濟的束縛，而不得及時婚嫁，營私情生活；（3）禮教的反抗；（4）革命的，對上層社會的反抗；（5）大家主義；一勺君都舉出極好的例子。又有在野底歌曲序裏說，『山歌之類，牠的意義，也只是叫出他們的疾苦或咒詛所惡，在農民羣衆間，等新從農村走到都市裏的工人之羣，當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時，和自然主義文學一樣，是尙不會叫着『出路在那裏的』，我們在這些人的文字裏，才可以找出民歌在文學上的真正的價值了。』

六 適當的讚美

最後，我們還須歸結到民歌在文學上的一種真正的永久藝術意義，我們再在這兒引在野底歌曲的序文之一段，重申讚美，以見民歌在文學上的真價值。

『藝術中，音樂的所以偉大，就是他能把兩個人以上的情感，在簡單而迅速的流出流入中起共鳴作用起來，當音樂與文藝相聯時，便是音樂與詩的合奏。……民歌的一般價值，已無庸我喋喋，再在這裏以適當的話讚美牠幾句，便是：民歌的實質，樸素而熱情，像鄉村的姑娘；民歌的表現方式，乃是音樂與詩的合奏；刺激力的強大與傳流的廣速，藝術中再沒有能夠比得上的。』（因為篇幅所限，關於歌辭的各方面，不再舉例。）

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，夜於鄉村寫完。

